

歷史

天空

# 透視康熙

陳捷先



三民書局

歷史

天空

# 透視康熙

陳捷先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透視康熙 / 陳捷先著. — 初版一刷. — 臺北市: 三民, 2012

面; 公分. — (歷史天空)

ISBN 978-957-14-5604-1 (平裝)

1. 清聖祖 2. 傳記

627.2

100026169

◎ 透視康熙

---

著 作 人 陳捷先  
責任編輯 陳俊傑  
美術設計 李唯綸

---

發 行 人 劉振強  
著作財產權人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發 行 所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臺北市復興北路386號  
電話 (02)25006600  
郵撥帳號 0009998-5  
門 市 部 (復北店) 臺北市復興北路386號  
(重南店)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61號

---

出版日期 初版一刷 2012年1月

編 號 S 620680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〇二〇〇號

有著作權・不准侵害

ISBN 978-957-14-5604-1 (平裝)

<http://www.sanmin.com.tw> 三民網路書店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或裝訂錯誤，請寄回本公司更換。

## 序

清朝是中國帝制史上的末代皇朝，亦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朝代，康熙皇帝是清朝十二位帝王中相當傑出的一位，實在有必要為他寫一些專題研究文章。

本書隨明清以來的舊俗，以年號代替人名，將這位本名愛新覺羅·玄燁的滿族名君稱為康熙。他幼年以庶出繼承皇位，登基後因權臣把持朝政，幾乎淪為傀儡。所幸他有祖母孝莊太皇太后和一些滿漢大臣的幫助，加上他聰明過人，勇於任事，不久後便取回政權，當上名副其實的九五之尊。康熙皇帝在位六十一年，對當時戰亂後的中國可謂貢獻良多。他逐漸恢復了國家經濟、穩定社會秩序、緩和民族抗爭、增加政府收入；尤其在擴大疆土、融和民族、弘揚儒家學術、推動中西文化交流等方面的成就，更是各朝君主難以匹比的。康熙皇帝曾說：「欲致海宇昇平，人民樂業，孜孜汲汲，小心敬慎，夙夜不遑，未嘗少懈」，這並非子虛之語。清朝與近世不少人稱讚他好學敏求，勤於政務，寬於御下，崇尚節儉等等，也都是有根據的。康熙皇帝確是一位勇敢、堅強、勤勞、智慧的君主，而關於其一生之研究，學者們寫作的專著已然不少。有人專論他在位時的文治武功，有人特寫他的家庭親屬，但是在他個人私領域及其維護帝國與皇權的思維方式上，顯然還有極大的空間可以著墨。

康熙是一位特別的君主，他推行儒家文化國策、仿行漢人制度，收到中央集權的良好效果；然而他經常是外儒內法，且

未全盤接受漢化與儒化。他一切以確保大清帝國存續與維護愛新覺羅家族政權為優先考量。像是中央改設內務府、太監單位增添敬事房、皇位繼承先採立嫡立長制，後又廢立無常，終至放棄；地方上開海又禁海、開礦又禁採、准許西方宗教傳教又嚴禁、個人醉心西學卻未大力推廣、訓誡子孫不能縱慾，自己在晚年卻又徵選不少江南佳麗入宮等等。在在說明他現實功利的一面。

自從清宮祕檔公開以來，我們對自然人的康熙以及他的若干私人問題有了更多的了解，也為透視真實的康熙提供深入研究的證物與條件。我自退休後，十多年間寫了一些有關康熙的家世、生平、健康、養生、勤學、書法和醫學，以及宗教觀等方面的文章，提出一些新看法。現在我把其中幾篇挑選出來集為一冊，承蒙臺北三民書局董事長劉振強先生厚愛，本書得以在編輯部與內子侯友蘭女士的協助下付梓出版。我謹在此向他們致以謝忱。

當然文集中必有疏漏與錯誤之處，尚請方家君子不吝指正。

陳捷先

民國一百年初冬於加拿大溫哥華山邊屋



# 透視康熙

## 目次

### 序

- |                      |     |
|----------------------|-----|
| 一、康熙皇帝的相貌、健康與血統      | 1   |
| 二、康熙皇帝的飲食與養生之道       | 23  |
| 三、康熙皇帝與醫學            | 41  |
| 四、從經筵日講看康熙皇帝好學       | 71  |
| 五、康熙皇帝與書法            | 89  |
| 六、「聖不自聖」的康熙皇帝        | 115 |
| 七、康熙皇帝對儒釋道諸家的態度      | 125 |
| 八、康熙皇帝好色             | 145 |
| 九、康熙皇帝南巡揚州           | 157 |
| 十、康熙皇帝嚴管太監           | 177 |
| 十一、從「天人感應」思想看康熙皇帝的治術 | 193 |
| 十二、康熙朝的中央與地方關係       | 207 |



## 康熙皇帝的相貌、健康與血統

清朝入關之後的第二代君主是廟號聖祖的愛新覺羅·玄燁 (1654–1722)，他的年號是康熙，所以一般也稱他為康熙皇帝。他在位六十一年 (1662–1722)，是享國年代相當久的帝王。在帝制中國，皇帝是「天子」，是尊貴無比、高不可攀的，他的一切常是與平凡人不同的。

康熙皇帝的相貌，據當時官方的說法是：「天表奇偉，神采煥發，雙瞳日懸，隆準岳立，耳大聲洪，徇齊天縱」<sup>1</sup>。當然這是史官們的素描文字，多少有些誇張。不過康熙皇帝的外表應該是不錯的，確有可能給人帝王之相的印象，因為當時有一位名叫白晉 (Joachim Bouvet) 的法國籍耶穌會士在親眼見過皇帝之後說：「他一身絲毫也沒有與他占據王位不稱之處」，他給皇帝作了如下的描繪：「他威武雄壯，身材勻稱，而比普通人略高，五官端正，兩眼比他本民族的一般人大而有神。鼻尖稍圓略帶鷹鉤狀。雖然臉上有天花留下的痕迹，但並不影響他英俊的外

<sup>1</sup> 華文書局（輯），《大清聖祖仁皇帝實錄》（臺北：華聯出版社，1964），卷1，頁2。

表」<sup>2</sup>。

白晉是耶穌會士，生於 1656 年，1685 年（康熙二十四年）隨法王路易十四派遣之傳教團來中國。他到達中國之後，便學會了漢文與滿文。1688 年（康熙二十七年）到北京晉謁皇帝，由於皇帝欣賞他在數學、醫學以及天文等學科方面的知識，便留他在宮廷中服務。他常有機會見到皇帝，他對康熙皇帝以上的描述應該是可信的。

同時白晉說康熙皇帝得過天花也是確有其事。根據史料，我們可以看到在清朝入主北京後不久，京城附近一帶痘疹大肆流行，逼得皇家紛紛搬出皇城避難。順治十二年（1655）「乙未冬十一月，中宮（案：指順治皇帝的第二位皇后孝惠后）出疹，上避南海子（案：南苑），惜薪司日運炭以往。十二月，命惜薪司環公署五十丈，居人凡光面者，無論男女大小，俱逐出」<sup>3</sup>。惜薪司是太監衙門的一個單位，因為當時天寒，每日必需運炭給皇帝住處應用。由於怕當地患痘的人傳染給運炭的人，衙門附近五十丈方圓內所有可能患疹居民都被遷逐一空。康熙皇帝當時剛出生不久，還不滿兩週歲，因為「未經出痘，令保母護視於紫禁城外」居住<sup>4</sup>。儘管如此，後來他還是染上了這種可怕的傳染病，終於在他臉上有「天花留下的痕迹」。

<sup>2</sup> 白晉 (Joachim Bouvet) (著)，馬緒祥 (譯)，《康熙帝傳》，收入：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編），《清史資料》，第 1 輯（北京：中華書局，1980），頁 196。另外荷蘭人使團來華見到康熙時，說他「中等個子，很白皙」；朝鮮使者稱「皇帝容貌，碩大而美」，似亦可參考。

<sup>3</sup> 談遷，《北游錄·紀聞下》（北京：中華書局，1960），頁 413。

<sup>4</sup> 華文書局（輯），《大清聖祖仁皇帝實錄》，卷 290，頁 12。

正如中國俗語所說的，大難不死，必有後福。康熙皇帝患了痘疹，留下破痕固然是不幸，然而他後來能繼承大統，登上皇位，確是與他得過天花有關的。西洋傳教士湯若望 (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 就提到過這件事：

……（案：順治）皇帝最後……封一位庶出的，還不到七歲的皇子為帝位之繼承者。當時為促成這一個決斷所提出的理由，是因為這位年齡較幼的太子，在髫齡時已經出過天花，不會再受到這種病症的傷害的，而那位年齡較長的皇子，尚未曾出過天花，時時都得小心著這種可恐怖的病症。這位這樣被選擇的皇帝，後來在康熙年號之下，竟成了中國最大君王<sup>5</sup>。

湯若望是日耳曼人，生於 1592 年，1619 年來到中國傳教，當時正是明清發生薩爾澹大戰的多事之秋。由於徐光啟等人的推薦，他進入明朝中央的欽天監衙門工作。清朝入關以後，他又得到范文程等人的協助留在北京，並於其後擔任清朝欽天監的高官。順治時期，他很得皇帝寵信，一度成為皇帝的親密師友，甚至幾次和皇帝在宮中徹夜談心，因此在順治皇帝病危時他被召往宮中，為皇帝祈禱。他是親身經歷順治病逝與康熙繼承大事的人，其所記之事是有高度可靠性的。另外，滿洲人一向把痘疹視為可怕的災難，當他們在關外創建龍興大業時，他們「怕痘子」的事就已經盡人皆知了。朝鮮人也說過「清主畏

<sup>5</sup> 魏特 (Alfons Vöth S. J.) (著)，楊丙辰 (譯)，《湯若望傳》，第 2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0），頁 325-326。

忌痘疫，不敢出臨」的話，與湯若望上述記事若合符節。

玄燁約在兩歲多患上天花，病好之後他回到宮中居住，直到他八歲繼承皇位之時，身體顯然很健康，尤其當他親政之初，還和一批自上三旗中選出的強壯青年在一起練摔跤踢打，體能必然更佳。目前所能看到的史料中，我們發現康熙十一年（1672）十一月十三日記「聖躬偶爾違和，不御門，部院衙門奏章命送內閣」<sup>6</sup>，不過第二天他又「御乾清門」辦公聽政了，可見不是大病。另外官書記康熙十二年（1673）四月間皇帝身體又有「不快」而需離開皇宮，那是該月十五日，他降諭說：「朕因時漸暑熱，身少違和，欲暫幸南苑數日」<sup>7</sup>。南苑本是皇帝練武之地，這次玄燁在南苑小住了十二天，二十八日回宮，並沒有作狩獵或練武的活動，幾乎每天都由日講官向他進講《論語》等書，可以說他渡了一次安靜的學術之旅。

康熙十八年（1679）十一月玄燁生了一場比較嚴重的病，使得大臣們都緊張了起來。這次得病的原因可能與他勞累煩心有關，因為當時正是消滅吳三桂反清勢力的最後階段，而皇帝又正計畫對臺灣作戰，他常常到夜間「三鼓坐待議政大臣奏事」，惦念戰士，盼望前線佳音，勞心勞力，夜不能寐<sup>8</sup>。加上同年

<sup>6</sup>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整理），《康熙起居注》（北京：中華書局，1984），頁 64。

<sup>7</sup>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整理），《康熙起居注》，頁 94。

<sup>8</sup> 《聖祖仁皇帝御製文集》錄玄燁詩云：「午夜迢迢刻漏長，每思戰士幾迴腸。海東波浪何年靖，日望軍書奏凱章」。皇帝還特別在詩前題有「夜至三鼓坐待議政大臣奏事有感而作」諸字，可見他任事辛勞情形。請參看：愛新覺羅·玄燁，《聖祖仁皇帝御製文集》，初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298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卷 32，

北京迭遭地震，人物房屋都有損失，玄燁把這些災異看作是他用人行政上有疏失，因而上天示警，使他「早作夜思，中心惶懼，寢食靡寧」<sup>9</sup>，相信這些事都會影響到他的健康。該月二十三日，皇帝命他的侍衛傳旨說：「朕今日偶恙，暫避風寒，不御門理事，可傳知部院各衙門官員，其啟奏本章俱送內閣大學士索額圖等」。康熙皇帝平時以勤政著名，每日必御門聽政，此次竟通知大臣不必上朝，顯然患病不輕。於是部院官員們都請求皇帝在「天氣凜冽之時」，「風寒宜避」，「於臘月內，暫停御門」。日講官們也說「天氣嚴寒，皇上日御講筵，恐勞聖躬，請暫停數日」。可是玄燁不聽他們的建議，仍傳諭：「一、二日內即可御門理政」，講筵之事則不可停止，「仍照常進講」<sup>10</sup>。

同月二十五日，皇帝說他「朕體今已大愈」，並傳聞將有南苑之行。大臣們認為病體剛好，不能過勞，應「靜養珍攝，暫緩數日，再往行幸」。皇帝知道大臣們善意的關懷，便對他們說：「南苑之行，非為遊畋，因彼處水土甘肥，故朕欲往靜養數日。今行止尚未定」<sup>11</sup>。事實上玄燁的身體還「微覺氣弱」，不但不能去南苑打獵，也「尚不能即御門理事」，直到十二月初五日才勉強臨朝，皇帝的氣色雖較前為好，但面容「清減」不少，而飲食也「不敢多進」<sup>12</sup>。

康熙二十九年（1690），對皇帝的身體來說，是流年不利的一

---

頁 4。

<sup>9</sup> 華文書局（輯），《大清聖祖仁皇帝實錄》，卷 87，頁 5。

<sup>10</sup>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整理），《康熙起居注》，頁 468。

<sup>11</sup>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整理），《康熙起居注》，頁 468-469。

<sup>12</sup>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整理），《康熙起居注》，頁 469-471。

年。儘管他在正月間仍照常辦公，但大臣們都忍不住在二十九日向皇帝請求，要他去溫泉地區小作休息。對於當時的情形，官方作了如下的記載：

內閣、九卿、詹事、科道以皇上聖容清減，公請行幸湯泉，轉奏畢，上傳諭曰：朕因去年天旱，廑念民生，夙夜焦勞，至今未釋。茲值東作方興，尚無雨雪，朕心倍深憂慮。且現今頗上患癰，方令太醫調治，爾等所奏已悉之<sup>13</sup>。

皇帝說他的身體不適是因關心國計民生所致。且不管此說是否可信，皇帝確實是生病了，而且病了一段時間，使他「聖容清減」，臉上又生了癰子，顯然有些狼狽不堪，因而引起大臣們的關注。然而皇帝仍堅持御門聽政，直到二月初四日才改變主意，前往湯泉暫作休息。

康熙皇帝很信泡溫泉能治百病，尤其是皮膚的疾病。在他統治期間，先後建立過赤城、遵化和小湯山三處溫泉行宮，這次就是前往遵化溫泉行宮，此處靠近他父親順治皇帝安息地孝陵。他前後在那裏住了七天，十一日回鑾返京。不過自十七日以後，他多半住在北京郊外的暢春園中，直到月底，檔案裏很少看到他聽政議事的紀錄，也幾乎沒有講筵經書的記載，僅偶爾有大臣去行宮「以摺本請旨」，可見皇帝的身體並未真正的復原<sup>14</sup>。

<sup>13</sup> 《康熙起居注》，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二十九年正月二十九日條。

<sup>14</sup> 以上各事均見《康熙起居注》二月諸日條。

三月底之後皇帝開始御門聽政了，到五月間卻又發生厄魯特蒙古首領噶爾丹大舉侵略喀爾喀蒙古的事，而且有直逼清朝京城的企圖，康熙帝別無選擇，只好發動大軍，親征噶爾丹。同年七月初，他先指派皇兄裕親王福全與皇弟恭親王常寧率領兩支大軍，出古北口與喜峰口，奔赴前線<sup>15</sup>。他自己則在同月十四日出京親征，經過七、八天的行軍，當他到達青城時，已感到病體不支了。大學士伊桑阿等上奏說：「聖躬違和，此地風高且寒暑難調，祈請回鑾，擇一佳處遊憩以調攝聖躬」<sup>16</sup>。二十三日皇帝有了回京的念頭。這時他的兒子多人也從京城趕來問安。皇帝本來還準備在口外一邊督戰、一邊養病的，後來太醫們說：「回京調治為佳」，這才讓他決定「緩行至京調理」<sup>17</sup>。八月初二日，當皇帝一行抵達古北口時，裕親王福全傳來捷報，他們在烏蘭布通，攻破了噶爾丹的「駝城」，打敗了敵軍。這一勝利消息，給皇帝帶來振奮，有助於他的康復。同月初七日皇帝回京，休息了十天左右，直到十八日他才降諭說：「朕體較前大愈，許久不見部院諸臣，思欲相見，明日當御門見之」。十九日雖然與大臣們見面了，大學士王熙等人還是上奏坦直的報告：「臣等久未見皇上，今得覲天顏，不勝歡忭；但瞻仰之下，較前尚覺清減，請駕幸暢春園以遣聖懷」。皇帝同意他的說法，其

<sup>15</sup> 華文書局（輯），《大清聖祖仁皇帝實錄》，卷147，頁2。

<sup>16</sup> 《康熙起居注》，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二十九年七月二十一日條。

<sup>17</sup> 《康熙起居注》，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二十九年七月二十七日條；華文書局（輯），《大清聖祖仁皇帝實錄》，卷147，頁22-23，記二十二日「上夜間身熱心煩，至黎明始得成寐」，諸大臣乃有再請回鑾之事，皇帝不允，大臣等「於行宮前長跪不起」，皇帝最後才同意回京。

後兩天皇帝沒有上朝，二十二日才去暢春園休養，每日奏章由「內閣傳送暢春園聽理」，直到九月二十一日才回到京城辦公<sup>18</sup>。

這次親征噶爾丹雖然打了勝仗，但厄魯特蒙古的勢力很強大，只是暫時退回沙漠而已，而且清方的損失也不小，死傷人數很多，連康熙皇帝的親舅舅佟國綱也在戰事中陣亡了。同年十月初八日，皇帝為佟國綱喪禮頒降了一道上諭，其中有：

朕前有旨，欲臨大舅舅之喪，因朕躬有病，遲至此時。  
舅舅乃朕之嫡舅，忽爾陣亡，每一思之，痛不能已。朕此病之增，至今幾月者，亦是故耳。後日發引，必須一視其喪，朕心少慰。……著令預備。

第二天，康熙皇帝另外一位嫡舅，也是佟國綱的兄弟，當時任職領侍衛內大臣的佟國維向皇帝上奏，稱佟國綱「捐身報國，分所宜然」，皇帝已經派了皇子迎喪，並遣官奠酒，恩禮已經夠隆重了，現在皇帝又正生病，「正當灼艾之時，不宜傷悼，亡者有知，亦必不安」，請求不必臨喪。皇帝不允，後來佟國維和大臣們再三叩阻，皇帝才同意改期去悼唁，但是仍下令：「明日乃出殯之期，諸皇子及上三旗大臣、侍衛、部院大臣，俱令往送」<sup>19</sup>。同時在發引當天的初十日，因「各衙門大臣往送，故不奏事」，放假一天<sup>20</sup>。

由以上官方資料可知：康熙皇帝直到該年十月，病體顯然

<sup>18</sup>《康熙起居注》，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二十九年八至九月諸日條。

<sup>19</sup>華文書局（輯），《大清聖祖仁皇帝實錄》，卷149，頁7-9。

<sup>20</sup>《康熙起居注》，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二十九年十月初十日條。

還未痊癒，感冒風寒與艾疤正發是身體不適的主因。儘管他在年底還作了一次塞外之行，似乎病魔已不再纏身；但是第二年三月間，太常寺因四月初一日行孟夏禮祭太廟事，請旨皇上是親自參加或是派大臣代表時，康熙皇帝則說：「朕灸艾癰發，尚未全愈，著明珠恭代朕躬行禮」<sup>21</sup>。可見這「艾疤」的病痛已令皇帝身心不快一整年了。事實上這艾疤的病可能從康熙二十八年（1689）他第二次南巡後就發生了，因為他在那一年的四月間因天旱不雨，非常憂心，曾說：「朕自幼過勞，知慮所及，弗復如前。目力不能書寫細字，諸疾時作，不離灼艾，今一身之識見精力，不敢自恃。……明示朕懷，與諸臣共悉之」<sup>22</sup>。總之，康熙二十年代後期，皇帝是「諸疾時作」的。

康熙三十二年（1693），皇帝又患了一場大病，中醫治療無效。至於皇帝得病的情形，他曾向大臣說：「朕曾患汗病」，而明確一些的說法是他在四月「初八日始患汗病，十三日轉瘧疾，隔一日來一次，甚重」；後來「按西洋大夫之方配藥服用後，睡眠稍安了」，到「二十七日瘧疾痊愈」<sup>23</sup>。不過根據當時為他治病的西洋人，則有比較詳盡而且生動的說法：

……他的病是剛患的一種惡性發燒，雖然皇帝通過多則病例實驗已經證明這種藥完全可以治好他的病，但中國太醫們卻認為不宜給他服用，而是採取了另外的療法。

<sup>21</sup> 《康熙起居注》，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三十年三月十七日條。

<sup>22</sup> 華文書局（輯），《大清聖祖仁皇帝實錄》，卷140，頁23。

<sup>23</sup>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譯），《康熙朝滿文硃批奏摺全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頁43。

皇帝發現其病情有增無減，又怕轉化成腦溢血，于是自作主張服用了半劑，到了夜間體溫便下降了，又過了幾天就全愈了。但皇帝後來有時又患間日瘧，這可能是由於用藥劑量不足而沒有徹底清熱的結果。雖然日間不太嚴重，而且持續時間之短也僅有兩小時，但皇帝本人卻對此焦慮不安。……當白晉神父與我進宮時，事情正發展到这一幕，我們帶來了一英磅金雞納（案：奎寧），這是多魯（案：Dolu）神父出於對我們的好意而從印度本地治里寄來的。當時北京還沒有人了解這種藥。我們向皇帝介紹說，這是歐洲治間歇熱最有效的藥物，……那四位議事大臣大人也滿臉春風地接見我們，我們也告訴他們應該按照在法國根據國王命令而印刷的處方進行調治，他們對此並不滿意，希望了解這包金雞納的來歷、療效和適應症。……第二天便用這種藥在三位病人身上作了試驗，……這三位留在宮中作觀察的病員從第一次服藥後就起死回生了，于是就火速向皇帝作了報告。太子對於他慈愛的父親的病狀非常焦急，唯恐這種藥會產生某種尚不為人所知的副作用，若不是由於這道障礙，那末皇帝當天就會毫不猶豫地服藥了。……四位大人自告奮勇地表示願意試服，皇太子也默許了，馬上就取來了幾杯酒和金雞納，皇太子親自調製，在晚上六點鐘左右，四位大人各服一劑，他們然後退出宮來安靜地入睡了，沒有感覺到任何異常反應。當晚，皇帝卻因病而夜不成寐，于清晨三點就派人叫醒了索額圖親王，當獲悉親王與三位大人都安然無恙，不再允許多爭論就服用了金雞

納。他這一天於午後三時還在等待像往常一樣發燒，但沒有出現高燒，整個下午和夜間都平安無事，宮廷上下出現了一片歡樂氣氛，四大臣於翌日共同祝賀我們藥品的靈驗<sup>24</sup>。

康熙皇帝這次瘧疾是由西藥奎寧治好的，據他自己說：「自瘧疾痊愈之次日起，即可行走，自第七日起即騎馬至暢春園，朕內心亦贊奇」；不過，大病之後，皇帝也說：「仍需調養四、五十日」<sup>25</sup>。

康熙皇帝在五十歲前後的身體狀況最佳，他經常出巡塞外與江南，他的書法作品也以此時期的產量為多。不過到他五十五歲以後，情形就改觀了，由於皇太子的廢立、諸子間的爭權、大臣的黨爭等事，使他勞心勞力，身心交瘁，健康大不如前。在他與若干大臣來往的文字中，我們就可以看得出來。例如康熙四十七年（1708）九月初廢皇太子之後，皇帝傷心之極，在冬天大病了一場，不少大臣從邸抄中知道消息，都上奏摺向皇帝請安，皇帝給他們的批語最能透現其健康情形。川陝總督齊世武在該年十一月十七日上奏恭請萬安，皇帝批寫道：「自爾去後，朕體漸弱，心跳加增甚重。……目下想是無妨，只是虛弱」<sup>26</sup>。十二月初十日，直隸巡撫趙弘燮也上書請安，御批是：「朕體雖

<sup>24</sup> 耿昇（譯），《耶穌會士書簡集中國書簡選》，收入：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編），《清史資料》，第6輯（北京：中華書局，1985），頁168-170。

<sup>25</sup>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譯），《康熙朝滿文硃批奏摺全譯》，頁44。

<sup>26</sup>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譯），《康熙朝滿文硃批奏摺全譯》，頁606。